

绝 响

（嵇康，字叔夜；山涛，字巨源，两人皆是三国时期名士，“竹林七贤”，都有绝世之才，遂互引为知音）

【一】

山涛静坐着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坐了多久，大概有七八个时辰了吧，或许更久，可是他一点要起来的意思也没有，如玉山不倒。许久，他将飘忽的视线又一次的聚集到了那封信上。纸上隽永脱俗的行云流水般墨迹，山涛眸色不变，仿佛看得痴了，半晌，垂眸，发出似不可闻的一声叹息，拂袖，起身，双腿有一瞬间的酥麻，大概是坐得久了的缘故。他行至桌前，伸出手，关节有些许的发白，指尖掠过纸上的一字一句，一句一伤。倏地将信握紧手里，像是要把它融进自己的骨血里似的用力，许久，五指终是颓软的张开，掌心四个半月形的深陷，信笺坠地，不知怎么有些潮湿，墨痕便温存的模糊开来，却仍然清晰可见字字句句：

“足下昔称吾之于颍川，吾尝谓之知音……”

“夫人之相知，贵识其天性，因而济之。禹不逼伯成子高，全齐节也。仲尼不假盖与子夏，护其短也，近诸葛亮孔明不逼元直以入蜀，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项相。此可谓能相始终……”

“足下无事冤之，今转于沟壑也……”

“其意如此，既已解足下。并以为别，嵇康白。”

嵇康白。

这世上只有这么一个人，长歌当哭，狂浪不羁，目光清冽透着睥睨天下的傲骨与耿直，放肆与坚持，只有这么一个人，泼墨挥毫出隽永或遒劲，写出如此字句，这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人，曾在竹林中琴瑟相和，与君相知，这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人，冲冠一怒，写就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篇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，字字珠玑，针针见血，将山涛骂的体无完肤，决意不再相知，就此别过，后会无期！

只有这么一个人。

山涛想到这，竟忍不住轻轻笑了。

只有这么一个人，是自己的死穴。

诗万首，酒千觞，几时着眼看侯王？

-----嵇康，嵇叔夜。

嵇康，字叔夜。幼年丧父，早慧。善音律，尚老庄。性不喜拘束，恶官场之混沌，憎司马之暴虐。于是，在山涛诚恳的举荐了他做官后，凛然一纸名扬天下的绝交书，将相识相知一丝不留，断了个干干净净。

这一纸绝交书，尽述“七不堪”“二不可”大有誓死不为官之意，语气之决绝，不容分毫回旋。如此这般的极致与潇洒，世间，独嵇康一人耳。

幸曾与君相知，对酒当歌，写意风流

如今，恰似割袍断袖，不可挽留。

与君长诀！

罢，罢，罢。卿本楚狂人，长歌笑孔丘。

山涛叹道，语气中竟有了几分释然。

一朝相知，一生相知，岂是一张纸，一句话断得了的？

他山涛，是嵇康的知己。

自然知道他心中所想。嵇康者，素结怨于钟会，又尝与司马昭有隙，以其无拘无束，傲然自高见恶于朝堂，是时多有人欲杀之。

而此时，山涛却毫不避讳，举贤任能。

因为山涛知道嵇康卓尔不群的经世之才，因为山涛无畏与权贵，性情耿直。

然而，嵇康却不得不顾及，因为山涛，是这喧嚣世中唯一的知己，十丈软红，纵然是上不臣天子，下不事王侯，出世有如嵇康者，亦有挂念的人。山涛者，知音也，断断不可牵累。

一纸绝交书怒斥山涛，世人尽知山涛、嵇康就此决裂，水火不容。如此，便可保全他了吧，便可让那些人不要意图伤害他了吧，便可保他长安无虞，施略世雄才，抒云天之志了吧。

山涛要做 国士无双。嵇康，却是未负知己负自己。

这些，山涛如何不知？如何不晓？如何，不痛？

当年醉卧花阴之下，散发赤足，白衣广袖，飘飘然若仙人的嵇康仰天而笑，一曲《广陵止息》从指尖传来，如泣如诉，如泉水泠泠，如佩环相撞。山涛凝眸而笑：“叔夜之才，世无其二。”嵇康言：“吾与足下，恰如伯牙子期。”

高山流水遇知音，如今却是，茶未凉，客已去，曲未终，人已散。

不，不是伯牙子期，子期逝，伯牙尚可绝弦以寄愁思，若是伯牙逝，为之奈何？

【二】

刑台高筑，遥遥望去是那君临天下的帝王，眼中尽是嫉恨与愤懑。阶下，三千弟子长跪不起，为嵇康请命，恕一死，授教于太学。

三千文生声泪俱下，却恰恰成了嵇康的催命符。

嵇康笑，他何时将帝王之威看在眼里，何时将生死放在心上。他望着台下，满座白衣犹胜雪，更无一人是知音！他席地而坐，目送惊鸿，手拂五弦，俯仰自得，游心太玄。萧索秋风中，他清冷的目光似高山上的冰雪。

一曲广陵天下倾。

易水东流，落木萧萧，壮士西去，恰是嵇康的死期。昏庸无道的君主，谄媚阿谀的权贵，容不下他的光风霁月。他无罪，却必死。

嵇康起弦，名动天下的广陵散从他的指尖汨汨倾泻而出，竟似有金戈铁马之声，撼天动地之势，滔滔然不绝。可他的指尖又分明沁出滴滴鲜血，一滴一滴，染红了弦。众鸟高飞，孤云独去，高台上的帝王望着施施然的嵇康，和伏地痛哭的三千文士，一时间怒不可遏，修长的手指忽然发力，将酒杯捏的粉碎，“行刑-----”

彼时，城郊竹林中，山涛跪坐于地，他已许久没来这竹林了，这独有的清冷淡香一如从前，一如那个人。山涛抚琴，缓时似清流淙淙百转千回，疾时若万马疾驰石破天惊-----谁说这世上只有嵇康一人会奏广陵？山涛所弹，恰是《广陵止息》无差。

夕阳残照，相隔数百里的两个人，琴瑟和鸣，遥相呼应。这是他们的诀别。

一声脆响，弦已断，泪泉涌。山涛来不及理会指尖骤痛，颓然俯下身軀，他知道，嵇康，去了。知己若此，明知他要死，却什么也做不了。

欲将心事付瑶琴，知音少，弦断有谁听。

嵇康含笑而终，年仅四十岁。

【三】

嵇康死前七日。

依旧是那一身白衣，却驻足在一间久久不曾来过的门前。咚咚咚，叩门三声，不疾不徐。山涛开门，看到那龙章凤姿，天质自然的故人站在门外时，并不惊奇，只是广袖下的手难以察觉的颤抖了一下。尽管他们已断绝交往许久，山涛仍一下会意他此行的目的。山涛知道，吕安的事他不会不管，更知道，管了就必死无疑。山涛知道他绝不会委曲求全，必然会以这不容渣滓、决绝怒张的法子斗到底。只是，当真不顾生死了吗？

山涛怕了。怕如此这样一个举世无双的人，就这样 消弭。

嵇康看出他的惶恐，不以为然的嗤笑。山涛不理睬，轻声道：“定要如此吗？”嗓音微微颤抖，不是询问，而是，孤注一掷的恳求。嵇康不再看他，左手抑扬，右手低徊，锦瑟声声划破了沉默。“最后一曲，你不听吗？”

嵇康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偏执的自由洒脱是他的灵魂，是他的命。山涛缄默，只得依他，成全他，成全这一场玉石俱焚。那一天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见，亦如初见时一般地弹琴饮酒，彻夜未眠。

次日，嵇康被捕入狱，家中尚有孤子嵇绍，未满三岁。嵇康已将幼子孤女托付给了风闻天下的绝交之交——山涛。山涛应允。

可托三尺之孤，可寄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。嵇康在生命终章，告诉一双儿女：“巨源在，汝不孤矣。”

山涛自然视如己出，悉心培养。二十年春花开了又落，冬雪下了又停。转眼间，他已离开二十年。石碑一尘不染，山涛常常去看望，墓前是昔年素琴，如今已老旧可却隐隐着高傲，琴弦依然紧绷，不因岁月迁徙有丝毫的妥协，一如他的主人。是年，山涛举荐嵇康的儿子嵇绍为秘书丞。

又一年，嵇康之女出嫁。山涛望着那一身嫁衣，含羞而笑的女儿，笑了。嵇康啊嵇康，你保全了我，保全了儿女，却独独，不肯保全自己！

送女出嫁后，山涛独自一人来到了嵇康的墓前，山涛已年老，步履有些微的蹒跚。他驻足，垂眸，手抚上青石墓碑，寒意从指尖袭来。“叔夜”，他轻唤，多年不曾叫过了的名字，语气竟有几分生涩。山涛坐下，将那张老琴放在膝上，奏响。指弦相忘，人琴合一，徵羽声声曲成伤。琴音无喜无悲，二十年过去，山涛第一次操琴，竟没有一丝陌生，曲在心中，从不曾忘却。

广陵散终究是成了绝响。

嵇康者，世无其二，山涛者，亦是国士无双。

百转千回后的今天，当古琴再次奏响，有谁会记起，那一阙生死相知的曲？